

主题栏目: 语言与认知研究

预设的动态性和动态预设观

黄华新, 徐以中

(浙江大学 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 要] 语言逻辑对预设现象的分析经历了从“真假性”到“恰当性”再到“动态性”的发展过程。预设一般被看做交际双方的共知信息(mutual information)或无争议信息(non-controversial information), 如果从动态的视角来看, 预设也可以传递新信息(new information)。预设的构成是异质的(heterogeneous), 有关预设的研究应注意运用动态的方式来考察, 即需要区别是着眼于说话人、听话人还是交际双方的过程视角。采用动态的预设观还可以发现语用预设具有一系列新特征: 不确定性、可移动性、层次性。

[关键词] 语用预设; 动态性; 观察视角; 话语交际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942X(2007)05-0035-08

Dynamic Study of Presuppositions in Language

HUANG Hua-xin, XU Yi-zhong

(Research Center of Language and Cogni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presupposition in logics and linguistics has seen the changes in perspectives from truth conditions to felicity, then to a dynamic point of view. Traditionally, presupposition is studied mainly from its true or false conditions. This is truth condition analysis. However, Allwood explicitly voiced the uncertainty that such an analysis can be used to deal with the natural language. Because in natural language there also exists # proposition which is neither true nor false. In order to deal with such cases, the felicity analysis of the presupposition was suggested, which regards the presupposition as the felicitous conditions related to the corresponding context. In fact, the pragmatic analysis on presupposition must take the following three perspectives into consideration, which are the speaker, the hearer, and the communication process itself. This new method can be called the dynamic analysis of the presupposition.

Different arguments over presupposition studies result from the lack of a dynamic perspective on the phenomenon. The presupposition has often been viewed as the mutual background knowledge or the non-controversial information. As a matter of fact, it is also capable of

[收稿日期] 2005-06-17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04BZX045);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ET)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 1. 黄华新(1959-), 男, 浙江慈溪人, 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教授, 博士生导师, 哲学博士, 主要从事语言逻辑和认知语用学研究; 2. 徐以中(1975-), 男, 江苏沐阳人, 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博士后, 主要从事认知语言学及语用学研究。

transmitting new information in the communication if a dynamic perspective is adopted in the study. Through a dynamic analysis there are two kinds of presuppositions. One is the basic common knowledge shared by both the speaker and hearer, while the other is the speaker's intention which the hearer can infer from the assertion and usually the new information. To put it simply, the former is called conventional presupposition and the latter intentional presupposition.

Generally speaking, the presupposition shar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elicity, common ground, the covertness and defeasibility. However these features are often discussed without even considering the speaker, the hearer or the communication process. Besides these familiar features, the presupposition has some new features such as vagueness, mobility, and hierarchy if observed dynamically.

In conclusion, the constituent parts of presupposition are heterogeneous. It can pass on new information and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wo categories: conventional presupposition and intentional ones.

Key words: pragmatic presupposition; dynamic; perspective; discourse communication

预设(presupposition)的概念自诞生到现在日益成为哲学、逻辑学、语言学和心理学等共同关注的问题。然而,关于预设的内涵却一直充满争议^{[1]391}。主要表现为:预设到底是共知信息还是无争议信息?近来又有学者谈到预设也可以是一种新信息,这种看法有没有道理?此外,应该如何来看待预设的合适性、可撤销性等特征?预设还会有哪些新的特征?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需要对预设做动态考察。麦考莱(McCawley)明确提出了语义预设(semantic presupposition)和语用预设(pragmatic presupposition)的区别^{[2]409,432}。可事实上两者之间的界限很难澄清。利奇(Leech)很早就对预设的性质做了一番详细的考察,得到的结论是:预设有一部分是语义关系,另一部分是语用关系^{[1]426}。周礼全则明确主张在语用学的范围内研究预设问题。他指出,预设是语用现象,因而通常所说的预设是指语用预设而不是语义预设^{[3]459}。笔者赞同周礼全的主张,认为在语用学的范围内讨论预设比较合适。

一、预设的内涵及动态分析

(一)预设的内涵

学术界关于预设内涵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起初人们普遍认为预设是共知信息(common ground 或 mutual knowledge)^{[4]321},请看这样的例子:

(1) A: It's raining. B: Yes, it will cool the air.

Mutual knowledge: it's very hot now.

在这个对话中,A和B的共知信息是:天气现在非常热(it's very hot now),可是我们能据此推论所有的预设都是共知信息吗?事实上并非如此,预设有时并不是谈话双方共知的信息。比如

关于“presupposition”这个概念,有人叫“前提”,也有人叫“预设”或“先设”。笔者认为,“从逻辑的角度看,译作‘预设’为妥,因为‘前提’在逻辑学中是与premise或premiss相当的术语”。参见黄华新《逻辑与自然语言理解》,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8页。

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说了这样一句话:

(2) Watch out, the dog will bite you.

这句话的一个预设是“ There is a dog ”,可听话人当时并不知道这个预设的信息。后来,有些学者觉得把预设看成交际双方的共知信息有些不准确,于是把预定义修订为“交际双方共知的信息或说话人假定听话人共知的信息”。但这个定义仍然有问题。例如,当别人问“ Are you going to lunch ?”被问者回答“ No, I'm going to pick up my sister. ”回答者说这句话时,预设了有一个姐妹,但并没有假定听话人也知道这些。

针对这种困境,一些新的解释不断涌现。Grice 指出,预设并非共知信息,而是无争议的信息(non-controversial)^{[5][190]}。Barbara 更进一步指出,这种无争议的信息听话人不一定预先知道,但可以从话语中推断出来^{[6][1424 - 1431]}。Caffi 认为,语用预设并不在乎是否为已有的知识,而是说话人给出的一种假定^{[7][1539]}。这些观点代表了预设研究的新进展,但它们仍有可商之处。

在信息传递中,通常认为断言与预设恰好对应着新信息和旧信息的区分。那么预设可不可以传递新信息呢?对这个问题,Barbara 给出了一个模糊的回答:“预设一般为旧信息,但这并不意味着新信息就不能被预设”^{[6][1432 - 1433]}。可见,Barbara 虽然承认预设也可以是新信息,但他并没有对此作详细分析。

(二) 预设的动态性分析

动态(dynamic)是相对于静态(statistic)而言的。预设的静态研究把预设的构成要素作为立足点,认为预设是客观存在的,是说话人和听话人共知的或说话人假定的信息,它并不关注预设在整个交际过程中的动态变化;预设的动态研究则特别强调预设在整个交际过程中的变化和表现,它认为预设的研究应该从不同的视角来考察。预设没有固定的立足点,着眼于说话人还是着眼于听话人会使它的含义有所不同。简单地说,静态研究思路往往采用单一的视角来分析,动态研究思路则着眼于整体、着眼于交际过程,强调从不同的视角变换着分析问题。

预设的内涵之所以没有取得共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没有运用动态的方法来考察。为便于说明,可以借用一下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曾经举过的一个关于言语交际过程的案例来分析。布龙菲尔德举例说:“假设杰克和琪儿正沿着一条小路走去。琪儿饿了。她看到树上有个苹果。于是她用她的喉咙、舌头和嘴唇发出一个声音。杰克接着就跳过篱笆,爬上树,摘下苹果,把它带到琪儿那里,放在她手里。琪儿就这样吃到了苹果。”^{[8][24]}布龙菲尔德从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来概括言语交际的全过程:



可以看出,一个完整的交际过程涉及三个要素:说话人、听话人、特定的语境。基于整个交际过程,应该动态地分析预设现象:(1)着眼于说话人时,语用预设是说话人对言语环境所作的假设,对说话人而言预设是已知信息;(2)着眼于听话人时,语用预设是可以从断言中推断出来的那部分信息;(3)着眼于交际双方的过程视角时,语用预设可以看做是一种共知信息,这就意味着预设既涉及说话人,也涉及听话人,如果它仅涉及谈话的单方,无所谓共知。

需要说明的是,对预设概念应作动态分析,以往有些学者也已注意到了。如 Saeed 曾指出,可以从说话人的角度来看预设这一概念,并把预设看做是说话人对所要表达的信息的一些准备;或者也可以从听话人的角度来看,把预设看做是建立在说话人表达信息的基础上听话人对说话人意图所做的一种推论^{[9][94]}。但是,一方面,由于 Saeed 的分析忽略了交际过程这一视角,所以该文仍未能彻底解释语用预设的内涵;另一方面,若想从根本上弄清预设的本质,还应认识到它也可以是新

信息。

(三) 预设也可以是新信息

言语交际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信息传递的过程。可以把说话人传递的信息分为“预设信息 + 断言信息”两部分。这里的“预设和断言”又分别可以看做两个不同的集合。即：

预设信息可以看做集合 P , 即 $P = \{P_1, P_2, \dots, P_n\}$, 当然也可以是单元集: $\{P\}$

断言信息可以看做集合 S , 即 $S = \{S_1, S_2, \dots, S_n\}$, 当然也可以是单元集: $\{S\}$

如果再把说话人需要传递的全部信息(即预设 + 断言)看做集合 W , 那么 W 实际上又处在一个更大的集合——语境 Z 中(包括语言环境和非语言环境)。即：

$$Z(W) / W = P + S$$

这样, 在集合 P 和 S 之间一般存在着对应关系: 针对说话人, 从集合 S 的信息中恰好可以推出 P 的信息; 但对听话人来说则不同, 他从 S 的信息中有时却不能完全推出 P 的信息, 此时就需要说话人作相应的调整, 让听话人明白自己的意思, 也就是尽量让听者了解整个集合 W 的信息。请看下面的一个对话^{[10][9]}：

(3) Mother: Mary, do you like sandwiches for your breakfast?

Mary: Yes, I like it.

John: Mummy, sandwiches? What kind of food?

Mother: It's a kind of delicious food, made of two slices of bread with meat, etc. between.

John: Well, I like it, too.

该对话中, 母亲对 Mary 和 John 的预设量完全一样, 然而只有 Mary 能理解, 因此母亲不得不调整预设量以让 John 也能理解 sandwiches。

在理想的交际中, 说话人 A 的“预设 + 断言($P+S$)”信息如果被听话人 B 正确理解, 听话人 B 马上又会把理解了断言作为自己说话的预设来进行交际, 然后前面说话的人 A 又把他所理解的断言变成预设进行交际。可见, 预设和断言在整个交际过程中是不断转换的过程, 其转换模式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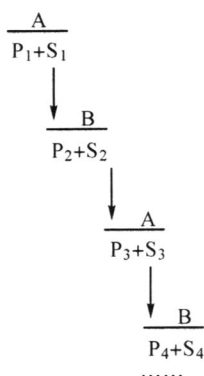


图1 理想交际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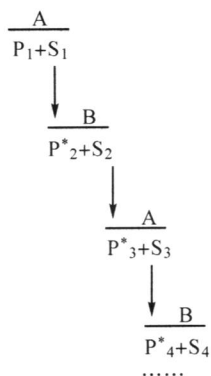


图2 非理想交际模式

图 1 刻画的是理想的交际状况, 在这样的交际模式中, 话语双方都能达到一种共识或默契。然而在实际交际过程中, 不大可能一直这么顺利。有时听话人从断言中并不能恰好推知说话人的预设(P^*), 这时听话人就会把自己对断言的理解(有时也可能是误解)作为进一步谈话的预设。按照这个过程发展下去, 如果是比较极端的情况, 交际双方就会越走越远, 不可能达到一种共识。这就是日常生活中所谓两个人话不投机的状况, 图 2 就是这种交际模式的反映。

实际上集合 P 的信息从说话人的角度还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基础信息或常识

(background) Pa,这是他假定听话人可以通过断言部分推论出来的信息;另一部分是他想传达的信息 Pb,这是发话人的目的和意图,对发话人来说,他不愿意像断言那样直接传达这部分信息,而是想间接、含蓄地表达。请看这样一个对话:

(4) A: Where is the cake? B: Well, the dog looks happy.

在这个对话中,B用“ Well, the dog looks happy ”来回答 A 的问话时,他的目的不是让 A 理解其断言信息,而是希望 A 能理解其意图“ the dog has eaten the cake ”。这个意图实际上也就是 A 在说话时的预设 Pb。在日常生活中,广告语的目的通常就是要使受众透过断言了解其意图^{[11]23}。

因此,从信息传递的角度而言,语用预设的功能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发话人所假定的基本常识;另一类是发话人的意图,这是发话人希望听话人能从断言中推论出来的信息,它往往是新信息。本文把前者称为常规预设,后者称为意图预设。即:

语用预设(P) $\begin{cases} \text{常规预设(Pa)} \\ \text{意图预设(Pb)} \end{cases}$

以上两类预设的区分表明,预设的研究需要突破以往静态分析的局限。基于动态视角来重新审视预设,那么它也可以是新信息。

二、预设特征的动态考察

预设具有合适性、共知性、隐含性、可撤销性等特点。然而过去的研究往往基于单一视角,较少从动态的角度来考察。为了更加透彻地把握预设的本质,以下将对这些特征作深入探讨,当然,这里是基于不同视角的分析。下文还将充分利用动态的视角提出预设的一些新特征,即预设还具有不确定性、可移动性和层次性。

(一) 语用预设的合适性、共知性、隐含性、可撤销性

1. 合适性(appropriateness or felicity)。指语用预设要与语境相协调。在日常交际中,若要使预设被听话人理解,需要满足一定的语境条件,如谈话双方的身份、地位、性别、年龄,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谈话对象的状况与处境,等等。假如满足了这些条件,就可以认为预设是合适的。可见,合适性的视角主要是针对说话人而言的。

2. 共知性(common ground 或 mutual knowledge)。指预设是交际双方都可以理解、都可以接受的背景知识^{[4]321},并不一定都是谈话双方的背景知识或预先设定的知识。可见,所谓共知性一定是涉及交际双方的,只涉及说话人或听话人一方谈不上共知。也就是说,共知性是针对交际过程而言的。

3. 隐含性(covertness)。指通常没有被说话者通过断言直接表达,但在交际过程中也得以传递的预设信息。说话者将预设信息隐含在话语中,通过一种特殊的语境和语言表达方式将预设加以暗示。在这种情况下,预设往往表明了说话者所要强调的意图(即前文讲的 Pb),反映了说话者所强调的内容^{[12]111-112}。可见,语用预设的隐含性是针对听话人的。

4. 可撤销性(defeasibility)。指由于上下文和其他语境的原因,一句话的语用预设有时可以表面上不必存在^{[9]94-99}。换句话说,如果在原来话语的基础上添加一些话语,或者附加某些预设从而改变语境,则话语原来具有的隐含意义就可能消失。请看这样一个例句^{[13]187}:

(5) a. Sue cried before she finished her thesis.

需要说明的是,刘大为曾明确指出,“预设可传递已知信息,也可传递新信息”,这个观点对本文的写作有很大启发性。

b. Sue died before she finished her thesis.

c. Sue finished her thesis.

可以看出(5)c是(5)a的预设,但(5)c不是(5)b的预设,因为具有一般常识的人都知道死后是不可能写文章的。这说明对(5)b而言,由于语境的改变,话语的预设也会随之改变。“可撤销”并非“不存在、消失了”的意思,而是指这个信息由预设变成了断言部分,不再需要听话人进行推理。所以,可撤销性从本质上讲也是着重从听话人理解的角度而言的。

(二) 语用预设新特征:不确定性、可移动性、层次性

1. 不确定性(vagueness)。指谈话中如果分不清到底是针对说话人还是听话人,则往往很难确定哪一个为语用预设。简单地说,在实际应用中,如果要确定话语的语用预设,首先需要确定谈话的视角。说话人每说一句话,在他心里都会预先设定一个对象。这时候听话人如不能准确推知说话人的预设对象,就可能导致理解上的偏差,造成歧义。如下面这个传统的笑话:

某人有一次请客,总共请了四个人:张三、李四、王五、赵六。前面的三位都按时来了,唯有第四位还迟迟未到。眼看时间不早了,主人等得着急,便说:“唉,该来的还没来。”张三平时脾气暴躁,一听这话,心里便不高兴了,“怎么这样,难道我不该来吗?”于是起身就走了。主人一看不对,怎么走了一位,于是又说了一句:“不该走的却走了。”李四平时就和张三很要好,一听这话,心想“这是什么话,难道我该走吗?”于是李四也走了。剩下王五一个人,王五这人脾气不错,和主人又比较要好,于是对主人说,“你这样说话不对,把他们都气跑了。”主人对王五又来了一句,“我又不是说他们”。王五一听,心想“这不明明说我吗!”于是王五也走了。

这个笑话中,主人三句话气走三个人,其实,他说每一句话时,语用预设都是针对第三者而言的(不在场的人),不是针对在场的人,在这个笑话中可能都是针对赵六而言的,可是张三、李四、王五三个人都认为是说自己的,这就造成了理解上的偏差,从而导致了不愉快的结果。可见,语用预设具有不确定性,即在确定是针对说话人还是听话人的时候,预设是不确定的;同一预设,既可理解为是针对说话人的,又可理解为是针对听话人的。显然预设的这个特性是着眼于整个交际过程的。

2. 可移动性(movability)。指在话语交际中,正常情况下预设应该在说话人所要表达的重点的前面,但有时候也可以放到后面,例如:

(6) 幸亏当初没上,如果上了的话,现在可就背包袱了。

在这样的句子中,实际上“如果上了的话,现在可就背包袱了”是“幸亏当初没上”的语用预设。因为这个句子也可以把预设放在说话人所要强调的重点的前面,例如:

(7) 如果上了的话,现在可就背包袱了,幸亏当初没上。

预设的可移动性表现在实际话语中,当说话人意识到听话人还没有正确理解自己的意思时,通常会补充说明一些情况或另外增加一些内容,这些补充或增加的部分其实也可以是本来应该先说的内容。预设的可移动性既针对说者,也针对听者。

3. 层次性(layering)。由于语用预设属于语境或语用的一部分^{[14]67-73},语用因素的复杂性决定了语用预设的构成不是单一的。因而层次性是指预设的构成并非单一,而是具有不同的层级。对任意一段话语而言,其语用预设都不止一个,而是一群,或者说是一个集合。Venneman(1975)

此例句来自《人民日报》语料库(光盘版),光盘编号:“RMRB-2000-2”。

从构成要素上来看,语境或语用的概念并不存在截然的、本质的区别,因而本文对语境和语用的概念暂不作区分。此外,本文的着眼点在于阐明预设的构成是复杂的、异质的,因此,在此暂不涉及对预设与语境的严格区分。

把它们称为预设池(presupposition pool), 并指出这个预设池内的信息可由三方面的内容构成: 普
通常识(general knowledge)、特定语境(situative context)和话语本身(the complete part of the
discourse itself)^{[15]79-83}。笔者在此借鉴王建华等^{[16]77}对语境的划分, 把预设分为以下几个层级:

语用预设	言内预设	句子预设: 上下文、前后句
		(I) 语篇预设: 段落、语篇
	言伴预设	现场预设: 时间、地点、场合、境况、话题、事件、目的、对象
		(II) 伴随预设: 语体、风格、情绪、体态、关系、媒介以及其他各种临时因素
	言外预设	社会文化预设: 文化传统、思维方式、民族习俗、时代环境、社会心理
		(III) 认知背景预设: 整个现实世界的知识、虚拟世界的知识

需要说明的是, 此处对预设构成要素的分层描述还缺乏系统、科学的考察, 列举的目的旨在说
明预设是由多方面的因素构成的, 并且具有层级性。它提示我们在考察预设构成要素时要注意分
清层次, 并落到实处, 注意避免泛化的倾向, 即说明是在哪一个层次上考察问题的。因为有些预设
问题牵涉到整个构成因素, 有些可能只涉及其中的一个层次或一个方面。当然, 预设的层次性不论
是针对说话人、听话人或交际双方, 都是客观存在的。

(三) 语用预设特征小结

预设现象由于涉及不同话语主体的动态变化过程, 因此在分析预设现象时要注意三个不同的
维度(dimensions)或视角(perspectives)。基于上文的考察, 可以把语用预设的特征与观察视角之
间的关系概括如下:

表1 语用预设的特征与观察视角关系表

	合适性	共知性	隐含性	可撤销性	不确定性	可移动性	层次性
说话人视角	+	—	—	—	—	+	+
听话人视角	—	—	+	+	—	+	+
交际过程视角	—	+	—	—	+	—	+

客观而言, 预设的每个特点都和话语交际的说话人或听话人有关。因此, 表中的“+”和“—”只
是就所依赖视角的强烈程度而言的, “+”表示依赖程度较强, “—”表示依赖程度较弱, “—”并不意
味着从该角度就不可分析。此外, 本文强调在考察预设时宜分不同的视角, 并不是说考察时只能从
某一个视角出发。分析的目的是为了综合, 而且在分析基础上的综合是更为深刻的综合, 分析预设
的每个特点都应考虑到言语交际的整个过程, 从说话人到听话人逐步进行考察, 这样才更加符合言
语交际的动态生成和发展过程。

逻辑学或语言学中关于预设的分析经历了一个从“真假性”到“恰当性”再到“动态性”的发展过
程。传统逻辑对预设的分析采用“非真即假”的分析方法, 其中语义预设的分析大都与这种真值指
派有关, 这种分析可以称为预设的真值分析。但是, 奥尔伍德等明确指出, 这种分析对于充分分析
自然语言来说是否具有意义是值得怀疑的^{[17]175}。因为自然语言中还存在既不真也不假的“#”命
题^{[12]410}。这种情况引导人们分析预设时采用恰当性(felicity)的概念, 即把预设看成是语句相对于
有关语境来说是否恰当的条件, 这就是所谓预设的“恰当性”分析。预设的分析在语用范围内必须
考虑到“说话人、听话人、交际双方”这三种不同的情况, 这就是所谓预设的“动态性”分析(Dynamic
Analysis)。总之, 通过本文的考察可以看出, 采用动态的预设观至少可以澄清以下三个问题:
(1) 语用预设的构成是异质的(heterogeneous), 预设的分析要注意分清不同的视角; (2) 语用预设

也可以传递新信息,预设的类别从功能上可分为“常规预设”和“意图预设”; (3) 预设还具有“不确定性”、“可移动性”、“层次性”等特征。

(本文曾在中国语用学会第二届年会上宣读,感谢程琪龙教授、白解红教授、涂靖教授和徐章宏老师的指导和建议! 本文的写作和修改还得到王维贤先生、杨亦鸣先生和陈宗明教授的悉心指导,谨致谢忱!)

[参 考 文 献]

- [1] [英]利奇. 语义学[M]. 李瑞华,译.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7. [Leech, G. Semantics[M]. Trans. Li Ruihua.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87.]
- [2] [美]麦考莱. 语言逻辑分析——语言学家关注的一切逻辑问题[M]. 王维贤,徐颂列,译. 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 [McCawley J. D. Language Logical Analysis: All the Logic Issues that Linguists Care about[M]. Trans. Wang Weixian, Xu Songlie. Hangzhou: Hangzhou University Press, 1998.]
- [3] 周礼全. 逻辑——正确思维与有效交际的理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Zhou Liquan. Logic: Theories of Proper Thinking and Effective Communication[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4.]
- [4] Stalnaker, R. C. Pragmatics[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8.
- [5] Grice, H. P. Presupposition and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A]. Cole, P. Radical Pragmatics[C].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1.
- [6] Barbara, A. Presuppositions as Nonassertions[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00, (32): 1419 - 1437.
- [7] Schmid, H. J. Presupposition can be a Bluff: How Abstract Nouns can be used as Presupposition Triggers[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01, (33): 1529 - 1552.
- [8] 布龙菲尔德. 语言论[M]. 袁家骅,赵世开,甘世福,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Bloomfield, L. Language[M]. Trans. Yuan Jiahua, Zhao Shikai, Gan Shifu.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0.]
- [9] Saeed, J. I. Semantic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00.
- [10] 刘国辉. 言语交际中语用预设量的动态变化[J]. 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 (1): 90 - 94. [Liu Guohui. Dynamic Changes of Pragmatic Presupposition Quantity in Verbal Communication[J]. Journal of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2001, (1): 90 - 94.]
- [11] Peccei J. S. Pragmatic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 [12] 陈香. 前提的特点与广告效果[J]. 云梦学刊, 2003, (4): 111 - 112. [Chen Xiang. Features of Presupposition and Advertising Effect[J]. Journal of Yunmeng, 2003, (4): 111 - 112.]
- [13] Levinson, S. C. Pragmatic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 [14] 刘大为. 预设: 语义预设与语用预设[A]. 《大学学术讲演录》丛书编委会. 中国大学学术讲演录[C].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67 - 84. [Liu Dawei. Presupposition: Semantic Presupposition and Pragmatic Presupposition[A]. A Collection of Academic Lecture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C].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1. 67 - 84.]
- [15] Gillian Brown, George Yule. Discourse Analysi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16] 王建华,周明强,盛爱萍. 现代汉语语境研究[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2. [Wang Jianhua, Zhou Mingqiang, Shen Aiping. On the Context of Modern Chinese[M].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2002.]
- [17] 奥尔伍德. 语言学中的逻辑[M]. 王维贤,译.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 [Allwood J. Logic in Linguistics[M]. Trans. Wang Weixian. Shijiazhuang: Hebe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s, 1984.]